

缅怀王富仁教授

■严家炎

今年五月上旬，突然听到王富仁教授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令我十分震惊和悲痛。

富仁先生胸怀十分高远，为人极其正直，是我今生交往的最善良、诚恳、真挚的好友之一。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都把李何林先生视为两人共同的好老师（李先生是王富仁当博士生时的导师，他称李先生为“一身铁骨铮铮”）。我们更是非常尊敬和热爱鲁迅，把鲁迅看作是我们自己终身的导师。1984年10月，我参加王富仁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答辩会，虽然提出过若干问题，同时却也真切感受了这篇学位论文的足够厚重和巨大劳动量，深觉佩服。

在先辈王瑶先生去世之后，我和富仁两个当时的中年人，曾先后接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多届会长职务。但只有富仁才是真正称职的会长，富有创造性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不但在言论上肯定舜文化，而且从根本精神上研讨舜文化的现代转换，吸取儒家墨道诸家多方面的长处，以寻找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换的

“两性”话题

■任美康

男性、女性，俗称“两性”。两性话题，掺进文学作品，常誉为永恒主题；融入日常生活，总令人津津乐道。此刻谈及的两性，将不关涉男女。故而，可以预知，下边的唠叨，必是无趣之语。

前些日子，收读微信，通知聆听一场会议。议题有二，一为民族文学的地域性，一为民族文学的多样性。赫然“两性”，叫人熟悉而又隔膜。说熟悉，二三十年间，多次沐浴民族文学的雨露，如此两性内容，回回打头题脸，已成绕不开的话题。说隔膜，正是张三来言，李四去语，揉搓的论点、论据，既不换汤，又不换药，用一个成语，叫老生常谈；借一句歌词，叫涛声依旧。新鲜感缺席的结果，所谓研讨，在多数人的连天哈欠中，常常沦为少数人的空谈。

事情的怪异恰在于此。凡关乎民族文学的聚会，不论级别高低，范围大小，“地域性”与“多样性”几个字

林散之的布衣之交

——怀记邵子退老人

■鱼 丽

从今不作诗，诗写无人看。
风雨故人归，捲卷发长叹。
昨日接电报，知君入泉下。
犹闻咳嗽声，忽忽冬之夜。

林散之的这首《哀子退》，怀风雨故人，念生死契阔，抒写的是不可复来的知交真情。书体正是典型的林氏草书，瘦劲飘逸，潇洒风神。诗中所哀悼的正是他的布衣之交、安徽和县邵子退老人。

邵子退（1902—1984），原名光晋，为乌江宿儒，自幼从其父邵鲤庭诵习诗文史籍，尤酷爱书画艺术。一生不慕荣利，淡泊自甘，高风亮节，为乡人所重。“文革”期间，在乌江镇林场剪桃种瓜，自谓“种瓜老人”。他隐居于种瓜轩内，布衣蔬食，吟诗绘画，终其一生。遗著有《种瓜轩诗稿》。

林散之早在青少年时期，便与邵子退情同手足。两人谈诗论画，一唱一和，经常秉烛夜谈，通宵达旦。林散之与邵子退于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幅合影，素衣布服，清瘦矍铄，看上去皆是渊默冲和的蔼然长者，宛若亲兄弟。其实，两人的书之韵、画之意、诗之真也颇为近似。躬耕隐逸的邵子退老人，看似朴华，实胸藏丘壑，于种瓜轩中得艺境真邃，坐拥独步三绝艺；诗书画均蕴涵水墨精华。他的旧体诗，颇有宋人骨力，又得唐人气韵，有清人骨灵，深得诗家三昧。邵子退与林散之的挥毫唱和之作，烟云满

“钥匙”。在《舜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王富仁先生说：“鲁迅的文化寻根，没有到禹而止，而是继续向历史的深处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女娲。在小说《补天》里，鲁迅实际是把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来塑造的。”“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我们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这个根柢之上，鲁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观念里，生命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这就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基本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转换，所有其他的转换都不过是一种文化的新包装。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就是这种转换的本质意义所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灯下漫笔》和《春末闲谈》，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和《祝福》，无不表现出对人、对

人的生命的关切，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由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所以要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开鲁迅是谈不通的。”

论述得多么深刻，多么切中肯綮啊！

2014年4月，王富仁教授、杨庆杰主任邀请我到汕头大学为中文系学生讲两次课。他们的热忱态度，实在令我非常感动。不仅杨主任亲自到揭阳机场来迎接，当晚还在系里设宴招待我们。而王富仁先生个人又在第三天晚上特意邀请我们到汕头市里去吃潮州菜，我个人无论怎样劝阻、辞谢都不被采纳，他还请了汕头五位老师作陪。这一切体现了王富仁先生待人的真挚与诚恳，令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更让我意外，并使我震撼的是，据高远东先生告，富仁教授患的是肺癌，在北京做了治疗，因癌细胞已扩散，只得又做放疗，因而被折磨得相当痛苦。后接汕头大学彭小燕女士来函方知，富仁教授早在2013年5月下旬曾作了一个特别紧急的动脉血管支架手术，几乎是一个抢救式的手术。肺部的不好，是在2016年5月20日前后，因为咳嗽比平时厉害，并且低烧数日，遵心血管科的医生建议住院，并转呼吸科治疗。呼吸科的主

浮萍；若说你多样性弱了，必然坠入呆板沉寂，作品便形同枯枝败叶。总而言之，评论家质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两性”成为一把功能灵验的标尺。想说煤炭白，横竖有理；想说棉花黑，头头是道。

无论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逃不脱评论家“两性”的质检。你的地域性，何以有了短处？你的多样性，何以有了缺陷，他们会煞有介事，同时又满嘴悲悯，一会儿用中医的传统术语，一会儿用西医的现代词藻，反正让你有病无病，都免不了疑神疑鬼。

许多作者因此着急，如何是好？其实，很难讨好。人家指认你的地域性模糊，无非是坐实你的好高骛远；指认你的多样性欠缺，无非是证明你的鼠目寸光。而所有的指认，最终，无非是标榜他们的身份非凡、眼神犀利。正是这样，无法测试、量化的标准，便带来永无结论的言说。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如此两性话题，近来颇有跨领域、大穿越的趋势。在一些并非民族文学的研讨中，

“多君为我写春山，六法纵横勾勒间。第一最难书卷气，粗枝浓叶意相关。十七画桢蹊径外，于无画处得真詮。愧余不学空怀抱，辜负江头老郑虔。”而这十七帧小画，邵子退一时没有去拿，林散之还写诗不断去催：“点泼十余纸，淋漓一气成。瑕瑜有互见，深浅总多情。应记残年叟，无辞太瘦生。画成君不到，明月待三更。”对素交之友的至情叙述，生动感人。

作画，吟诗，读文，催诗，改诗，改画，补题，戏题，赠药，同游，问病，笔谈，寄函，咏怀，送别，思君……可以说，两人的交往完全如林散之诗中所说“如漆交亲一代无”。对这位少年故友，邵子退老人的情谊也是特别的，他时时给予关注，给以回报。他不仅与林散之唱和，以诗代心声，以画表关切，绵绵瓜瓞地倾诉七十年来的素交友情，而且写有《读散之画册》《林散之先生事略》等文，记载林散之的艺文艺事。在当时的艰难困境下，他隐逸躬耕，并未沉沦，而是寄托于诗书画，在邵子退老人看来，金马玉堂不过白舌苍狗耳，何如几树向阳花呢？

按惯例，林散之过去每年清明节回乌江祭扫祖坟，总要与老友相欢相聚，形影不离。可那一年他却不忍心去看故人新坟，也破例没有回乌江。可以想见对失去这位自息角至耄耋的布衣之交，他内心是多么的伤痛与惋惜。

关于邵子退老人的事迹，我知之甚少，只从《林散之年谱》中略知一二，尚未深刻感受到布衣老人的隐风

治大夫怀疑是恶性肿瘤，告知了家属。他的两个孩子立即从北京赶到汕头，接他去北京确诊并治疗。——这一切都是我在汕头时毫无所知，至今愧悔不已的。

王富仁教授共撰写了著作二十多种（包括专著、论文集、散文集等），几乎全部是独力研究的结果，只有一种是他与别人合撰的。这些著作既有相应的知识宽度，又有丰厚的理论纵深度，应该说在相关的专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像《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雷雨〉导读》《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等，足可使作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一座重镇。

至于单篇论文如《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闻一多诗论》《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赏析》《推荐冯至〈山村的墓碣〉》《梁实秋〈雅舍〉赏析》等，都颇有审美上的独到见解。他所提出的“新国学”的学术理念，亦已在国际、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

王富仁教授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地域性、多样性已开始探头探脑。两性话题像是一个框，又像是一个筐，拿来作品一套，一笼，一装，什么历史迭进，什么政治变迁，什么风物演变，什么宗教传承……全能侃侃而谈，高深至极，又简便至极。

我啰嗦这些，想法很简单。民族文学写作者，故土的地域通常海拔不低，理应相信自己，天生就高人一等。对不思修行、却满嘴歪经的外来和尚，压根儿无须迷信。拿起笔，写你熟悉的天，熟悉的地，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写你内心的跳动，写你族群的共鸣。这可能才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当然，写来写去，即或终于写出了名堂，你依旧难逃评论家的纠缠。但幸运的彼时，他们再不会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眼角眉梢，都会写满真诚的谄媚。有来道去地颂扬你，将作品的地域性及多样性，如何如何，做到了完美的呈现，以至于，让他们在阅读中，享受到接二连三的震撼。我并非无端虚构，而今天的少数民族作家，但凡已经写出点动静的好作者，谁又没品尝过这类恭维呢？

幸而有邵川先生的不遗余力的推荐，作为邵子退的长孙，他自幼深受二老熏陶，在倾力研究林散之其人其事其艺的同时，又孜孜不倦地编有《种瓜轩诗稿》《种瓜老人研究集》《当代名家书·邵子退诗稿墨迹大观》等书，让人阅后，进一步走近了这位种瓜老人，让人深记林散之与一代隐者邵子退的这段布衣情缘。

袁 凌 戴手铐的三姐妹（外一篇）

赵 松 歌手（外二篇）

散文

杨献平 误药记

陈峻峰 私人理发史

安 宁 乡村女人素描

毛云尔 细雨淋湿的花朵（外一篇）

陈洪金 夜风泣

千亚群 草语

崔湘青 流连之地

民间语文

陈汉棠 柬埔寨支教日记（2001）

尤泽勇 自行车骑行日记（2012）

王国祥 海南临高方言俗语故事

网络诗婚文本一则（2010）

艺术

马有福 丰沛的母乳

夏 商 银币的笔记

《天涯》杂志官方微信为 tyzzz01，可关注本刊微信号购买杂志。亦可到邮局订阅或本刊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18.00元/期，全年6期108元。平邮免收邮费。如需挂号，需加邮费3元/期。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0004 65332803